鐘牌 414 毛巾 中國華製造公司出品

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七〇五號 （今日一張 每份一千元）
發行人 匝蘭業
時代書報社出版

理實叢刊之一
資本主義世界新形勢
要目
論蘇聯路綫的思想鬥爭
論當前世界形勢中的主要矛盾 喬木
杜魯門主義的經濟根源 思慕
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
論自由主義在中國 胡繩
美國的經濟戰略論 沈志遠
每冊售價一萬元正
新中出版社刊行 生活書店經售

安理會美國代表 圖改聯合國憲章
蘇聯代表立刻提出警告 謂此種企圖註定要失敗

〔聯合社成功湖廿七日電〕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今日開會，討論否決權行使問題，美國代表提出計劃，主張對於一切問題取消否決權，僅對於維持世界和平之直接步驟例外。蘇聯代表即認為此種企圖旨在修正聯合國憲章，並警告謂此事註定失敗。[illegible]

西歐要求巨額美援 美方急打退陣鼓
要十六國提出「現實可行」計劃

〔路透社華盛頓二十七日電〕美代理國務卿洛維德今日在記者招待會中發表聲明，請參與馬歇爾計劃討論之十六國歐洲國家，提出一合理而現實的計劃，洛氏指出美國盼望巴黎會議，得以提出統一的計劃，規定援助及互助之方式及需要，並根據迅速復興之障礙何在。[illegible]

國府否認 向美抗議 沈崇案

〔聯合社南京二十八日電〕大陸報載關於北平沈崇案主犯皮爾遜被釋放一事，國府已向美國正式提出抗議，外交部發言人今日否認此說。

荷蘭發動戰爭 正走向完全崩潰
荷報力主現政府下台

〔塔斯社海牙二十七日電〕昨天「海特巴羅爾報」稱：[illegible]

美各報紛紛評論 魏德邁在華聲明

紐約前鋒論壇報 [illegible]

費城詢問報 [illegible]

華盛頓郵報 [illegible]

費城晚報 [illegible]

希臘新閣仍難產
柴爾達理斯到處碰壁

〔路透社雅典二十八日電〕[illegible]

印尼職工會 向世界呼籲

〔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七日電〕[illegible]

魏德邁 答覆中共

〔聯合社南京二十八日電〕[illegible]

討論魏德邁聲明
各要員指責美國「錯誤」 謂不應要蘇聯參加作戰

〔聯合社南京廿七日電〕[illegible]

國軍登陸石臼所 石莊外圍激戰中

〔本報綜合報導〕[illegible]

金城銀行
經營各種信託業務
代客買賣有價證券
上海江西路二〇〇號
電話：一二四〇〇

「誰說美國人是自由的？」
美「冠冕」雜誌列舉事實揭破謊言
蘇聯觀察家畢揚科夫

蘇聯觀察家畢揚科夫，廿四日發表專文說：五月號的『冠冕』(Coronet)雜誌，列載一篇極饒趣味的文章，冠以顯著的標題：『誰說美國人是自由的？』畢揚科夫繼稱：這篇文章，並不是檢討對黑種人的私刑，或對少數殘存的印第安人的滅絕，這在當代『民主』的美國，已是『普通』的事情了——這篇文章倒不如說是檢討在今日美國，當局對白種公民們殘忍的暴政，檢討對於白種公民們的基本自由與生存權的侵犯。[illegible]

老實人休想活命

美國喬治亞州的一個窮苦的安分守法的公民赫爾，為什麼觸怒了地方長官斯克魯斯，大概沒有一個人會明白美中確實的原因罷。也許正是因為他忠厚老實，遵守法律，這才使他在這本雜誌所描寫的那個可怖的夜裏，成了地方長官的犧牲者了。那夜，『赫爾的整個世界——作為一個人的他的自由，他的發設和他的權利——在他的周圍毀滅了。』

那位地方長官和兩位警官，咕嚕着說一個橡皮車胎被人偷去了，就把赫爾上了手拷，綁進一輛汽車。赫爾是在警官監中慘死的。[illegible]

非白種人遭歧視

[illegible]

知法犯法者無罪

[illegible]

侵犯人權的競賽

[illegible]

林肯幸未在今世

[illegible]

美國人開始覺醒

[illegible]

本市新聞

抑制物價漲風 市長昨晨晉京請示

〔大光社訊〕吳市長於昨晨偕同交際科長張彼得晉京公幹，據悉係奉當局之電召，蓋實行新外匯管理辦法以來，本市一般金融情形尚稱穩定，惟有一部份民生日用必需品，如紗布，麵粉，食米等均有蠢蠢思動現象，吳市長晉京除向當局報告一切實情外，對於所謂『秋季攻勢』之物價問題，亦將有所請示，俾未雨綢繆，抑制漲風，安定民生，並悉吳市長以滬上公務繁忙，在京不擬多所耽擱，今明日內即社返滬，對於緝檢工作，將加強推進。

米市有波動 社局將實施拋售

〔大光社訊〕昨日米市二市場到貨六五五六石，各檔價格俱告上漲，約一萬五至二萬元不等，[illegible]

食油漲風再起 中植實行配售

〔大光社訊〕自行政院命令禁止食油轉口後，生油產地價格狂漲，致本市油價漲風再起，[illegible]

火油售價 昨經議定

〔本報訊〕[illegible]

地下錢莊 又有破獲

〔大光社訊〕[illegible]

飛機票漲價 交部在審核中

〔本市訊〕[illegible]

民食調配會昨規定 下月申請配米日期

〔本市訊〕[illegible]

大中小學之獎學金 規定統一審查標準

〔本報訊〕[illegible]

上海商學院 開除五學生

〔本報訊〕[illegible]

「山河戀」 社局勸令停演

〔本報訊〕[illegible]

勞資評斷會延期召開 將討論職工服務通則

〔大公社訊〕[illegible]

新颱風

〔本市訊〕[illegible]

「印象不佳」 驅逐離校

〔本報訊〕[illegible]

公用事業勞資糾紛 社局發表調解經過

〔本報訊〕[illegible]

影院糾紛 初步解決

〔本報訊〕[illegible]

暨大學生 組護校會

〔本報訊〕[illegible]

新生

論損人利己

方然

例如魯迅先生所說的：「現在做人，似乎只能隨時隨手做點有益於人之事，倘其不能，就做些利己而不損人之事，又不能，則做些損人利己之事。只有損人而不利己的事，我是反對的，如強盜之放火是也。」（「魯迅書簡」）這番話，新派聽到搖頭，舊派聽到歎氣。

滿口「利」來「利」去，當然是沒有「仁義而已矣」了，舊派當然歎氣；「損人利己之事」，居然可以「做些」，革得如此不徹快的命，新派當然搖頭。

事越做得大越好，話越說得大越好，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這種人名曰：「大人」，「君子」，新名詞曰：「善人」。

留下小事給別人作，留下小話給別人說，那就是：「小人」，新名詞曰：「國人」。小人說這點小話，做這點小事，還必得要在大人底「治」下，「教」下，「化」下。

大人說「仁義」，說「道德」，說「施恩」，說「惟恩」，說「博愛」，……總而言之，說的盡是「愛」。這「愛」，據說，不但要「愛」到每個人，而且還得要「愛」到草木禽獸上，「萬物」要「同沾雨露」，這事始才完畢。而且，據說這「愛」是天上掉下來的：「天命」，「天心」，「天志」。

從「打是歡喜，罵是愛」，「大杖則喜，小杖則愛」，割股，埋兒等等之類，大人底「齊家」，以至於殺人，烹人，醢人，車裂人，腰斬人，「弔民伐罪」底，「撥亂反正」等等之類，大人底「治國」，「平天下」。大人所作的，無一不是「愛」。應天命，得天志，大人們捧着這天上掉下來的「愛」，「順天者昌」，在人世昌了一番，然後再奉還於天，行了「祭天」，「告天」之禮，萬事始才完畢。

因此，家是要大人用「愛」來齊，國是要大人用「愛」來治，天下是要大人用「愛」來平。而且，天地都是大人底。

因此，小人生於天地之間，在這「間」中，實在無話可說，無事可爲。即或有點小話，有點小事，那全都不過是：患得患失，計較人我。所計較者，所患者，都是小人們彼此之間的事，當然不敢計較到大人們底身上，不敢患到大人們底身上。「損人利己」，所損所利，都是小人自己，不敢有損大人，也不敢「利見大人」。

但「隨時隨手做點有益於人之事」，其實小人哪裏有這種自由自在的人生！例如，現在這個時候，我底手邊就有這末三封信：第一個小人，自己失業，孩子得了肺病，妻子小產了，然而必須在烈日之下，抱着孩子，扶着妻子，看這個親戚底臉色吃一頓，看那個朋友底臉色吃一頓，來信云：「獨上黃鶴樓頭，厲想縱身躍入浩浩長流，不失一時快事。但不甘心！」；第二個小人，埋了妻子，拋了兒子，亡命歸來：「爾中遊湖，頓萌自殺之念。然而，一腔悲憤豈能如此了却！」；第三個小人，夫妻兩個拖着三個孩子，把全部時間獻給一位當校長的小姐，出賣賤價勞動，然而：「王校長，磨完了磨子就殺驢子。我們含淚要，恐怕比吃她的飯粒還多得多。然而，三個孩子是無辜的」……於他們，我能做出一點「有益」的事麼？我能爲他們找出三個打不破的飯碗遞給他們麼？我能「損」一下那位校長底耳光「報復」一下他底朋友，親戚底臉上吐一口口水？我能寫一句可以「安慰」他們的話麼？——例如，我在回信中，曾寫了這末兩句：「嗚呼，天下之大，無我輩存身之地，但幸而還有存心之地。」云云，自欺欺人而已。存甚麼心，有甚麼地！此誠如濯珉先生哼哼唔所說的「作家迷於某一事象的藝術氛圍，縮小了對於現實擴張的視野，渲染他的某一主義觀的集注力，壓入了私人欲貪的狹隘樊籠。……」甚麼「藝術氛圍」而已。如果刀架在別人底頸上，我是既無本事能使人底頸子硬如鐵，也無本事能使刀子軟如豆腐。除了掩目疾走之外，大概做不出任何「有益於人」的事。如果，跑上去一把抱住劊子手底手，或者一把拉住劊子手底手脚，那末，大概一陣亂刀之下，大家都「損」掉算了。

如果，刀子還沒有架到人底頸上，我們是既無資格可以伏闕，或者公車上書，勸大人：「殺雞焉用牛刀，殺人焉用洋刀」；更無本事勸大人能相信不用刀子而可以平天下的道理；更無本事勸大人相信殺子底數目多於刀子底數目，等等。當然更無本事能使頸子底運動離開刀子底方向。

如果，摸一摸自己底頸子上原來也架着有刀……

因此，小人們，刀底下的哲學，就只有「利己而不損人」，「損人利己」與「損人而不利己」了。

但是，「己」所需要的這個「利」，也正是「人」所需要的那個「利」。而這個「利」與那個「利」，其結果又都是「損」。例如，「相濡以沫」吧！在火毒的太陽下，在乾而硬的河床上，我專往別人底身邊靠，讓別人以沫來濡我，而我自己不吐，或者吐不出一口沫來濡一濡別人。這當然是利己了，同時也就損了人。但這個「己」何嘗就眞的「利」了起來：打了一下小算盤，嚼了兩口乾氣，或許還得意地洋了洋，但馬上不也正是一條乾魚了麼？

因此，算來算去，刀下的哲學，實際只有一種，那就是：人己俱損。即所謂：「損人而不利己」，「如強盜之放火是也」。

在刀底下，強盜不但要搶，還要放火。就是這末一個結果。

我要去歡迎那些人

魯沙

讓我站在城門，
讓我像個守衛的兵士樣敬着禮，
我要去歡迎那些遠方來的人。

讓我站在公路邊，
讓我像那些拿着旗子的學生樣唱着歌，
我要去歡迎那些遠方來的人。

讓我站在寬朗的街心，
讓我像那些小姑娘樣靜着快活的大眼睛，
我要去歡迎那些遠方來的人。

我要用親切的眼光看他們，
我要用親切的話語問他們。
我要用手指去撫摸
他們破舊的制服，泥糊的裹腿，
我要用灼熱的嘴唇去吻那
染滿血跡的旗。

我要說：
「我們等了好久啦，
你們到今天才來！」

我要說：
「你們來啦！
到底是你們來啦！」

我還要這麼說：
「辛苦了，休息一會兒吧！
親愛的同志，
讓我來聽聽你們鬥爭的故事。」

然後我快樂地睡在他們的脚邊，
等那親切的年號把我喚醒。

美人蕉

方林

院子裏的美人蕉到底開花了。碧綠的花莖中漫高挺起一朵朵大紅花，柔軟鮮嫩的花瓣兒給風吹得一抖一抖的；連貪血的人走近去，臉兒都會給映得紅噴噴，好像美人蕉輸血到了他身上。眞是逗人的好花！

去年冬天我們才來那時光，院子裏空蕩蕩的，刺骨的冷風使勁摸打着冰硬的地面，雪一落下就積住幾個月不溶化，積雪上面還要壓上一層層嚴霜。春天遙得很。誰知道就在這冰硬的地底下藏着美人蕉的根。頑強的生命並沒有爲冰凍雪壓停止了呼吸。

春天來了，溫暖的陽光打散了北風，吹化了積雪，溶解了冰凍。燕子成雙搭對地飛到屋簷上歌唱，唱開了人們的心，也唱起了美人蕉根兒的勁：她抽出芽來一股勁兒往上頂；頂，頂，頂破了堅硬的地面，站直起了身子來迎接春天的陽光。

然而天氣一暖和，孩子們也就活潑了起來。他們從房子裏奔跑進院子，在那裏跑，在那裏跳，在那裏拍皮球，在那裏「造房子」。四五雙小脚踏遍院子的每方寸土地，也踏斷了美人蕉千辛萬苦頂破地面的嫩芽。

踏斷了又長起，踏斷了又長起。頑強的生命繼續不斷和外來的壓力勇敢地搏鬥。（天曉了，要趕緊長起開花呀！）幾遍無數次的踏斷，又長起，到底，長高了，而且從四面八方抽出了綠色的嫩葉。

嫩葉才長出寸長，鄰家的母雞帶出一窠小雞來：戰！戰！母雞帶小雞十七八只嘴甲一齊都向她們身上啄；啄去了她們的血，啄去了她們的肉，啄得那麼一叢叢翠綠的嫩葉只剩幾條筋。

漸漸地根叢從地底下吸飽養料往上面輸送，補充。嫩葉重新長起來——有瓜子兒那麼大了，有杏仁兒那麼大了，有姑娘們會說話的眼睛兒那麼大了……啊，又是一陣暴風雨襲昏天黑地的啄！

許久，我們一直只見那麼幾條沒有血肉的筋，像禿頭上那幾根稀疏的硬頭髮似的。完了！我們惋惜地看着那歸燕，總以爲我們的美人蕉一定是完了。

誰知幾陣雨，幾陣風，綠葉又飛快長大了起來。我們的美人蕉是生根在地底下的。我們這大地有的是養料，永遠的餵不完。你看那，碧綠的美人蕉終於長大了，長高了，闊闊的大葉子結實地一叢叢筆挺站在地面上，足足一人高，再也不怕人去踏，雞去啄。天一熱，綠葉叢裏更挺起嬌嫩的紅花來，一大朵大朵的。

現在，冰雪遠去了，遠去了。孩子們小嘴巴兒塞着個指頭站在美人蕉旁邊，抬着頭兒流口水。連他們那小臉兒和從小嘴巴裏一滴一滴滴下的口水，也都給映得通紅的。小雞們呢，也長大了；可是全蹲在美人蕉的葉底下，脚跟邊。

到底長高了，而且開花了，我們這美人兒似的美人蕉。

七、一二。江南。

在窮困中的

改之

「總務長她甚是水……水門汀築的，你自己不是也試了一試也覺得不行而且……」禿頭爲了維持在洋人面前特有的禮貌，祇是用稍稍高一點的聲音教訓似的發話：

「明白了嗎？我叫你明天來」。

他終於走了出來，拌着他那因憤怒而響踏着的脚聲是臨風飄過來的禿頭的圓熟的英語：「……是……是……沒有問題……馬上叫工人送到府上……」

水泡滿佈的手又開始疼痛，他從半昏半醒的狀態中恢復了過來。但頭好像有千斤重，直往下沉，心口上一陣緊壓。眼前的音符也漲大起來。高低音部的符號也在跳動，糾纏在一起。標題上古舊古怪的像文字也從紙上豎起來，張開嘴，揮動着手臂。一會代符音符的又是各種臉譜。都是些血淋淋的傢伙。

大的小肉。魔鬼樣高踞在上的是手執外國武器的好戰者，散播着死亡，毀滅，饑餓，欺性。下邊又是臉上胖得出油的臭蟲。脂膏堆集在它們的周圍。再下是捧獎着在陰影中佈匿着殘殺的鬼魅。以後是更多的帶着嘲弄面孔的吮血者，香頭趾着骨頭，啜着。它們糾纏在一起。尖換着歡笑，血，肉。他們是這樣接近。血管同血管生長在一起。手足臟腑也都生在一塊。魔影愈來愈大。獰猙的面孔在作出更可怕的怪像。香頭臉擦着齒縫似乎向他撲了過來。眼前一陣昏黑。全身像遭電擊一樣猛烈的抽搐了一下。頭不由自主的伏在書桌上。一瓶墨水打翻了過來。鮮藍的墨水從一潔白的五線譜上迅速的流過。

窗外仍然是一團漆黑。空氣仍然是蒸，悶，沉滯，但天際的雷聲已經開始在墨黑的濃雲中掙扎，擺起劈朧的戰鼓。電閃也不時劃出餘龐形的旅程從夜空中掠過。蛙聲嘶喝得更厲害。那憤怒的，控訴的，被侮辱的，預言性的，高昂而雄壯的，低沉而有信心的聲音響成了一片。

（四，續完）

小啓

（一）本刊歡迎短稿，二千字左右尤佳。
（二）稿費除有稿中註明需郵匯者外，概存會計處待領。
（三）本刊不退稿，附就地址姓名的信封及差票除外。

杜美

今日四場 二時 四時半 六時45 九時

世界新型卡通

金鑰匙

小托爾斯泰童話改編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三期 業已出版

三個美納將軍與遠東（國際一週） 莫寰
進步運動在美國（上） 符龍斯基
美國對土貸款的用途 安季波夫
美國資產階級與對外政策 福斯特
以團結對抗分裂 （美）華萊士
再論「天下一家或天下無家」（特殊美國科學家勞動者的公開信） 羅賓斯坦
戰後蘇聯知識份子的任務（論『知識份子在蘇聯』之五） 柯米列夫
蘇聯的消費合作社 西陀洛夫
歌劇在蘇聯是必需而不是奢侈品（問答） 米哈洛夫
環繞莫斯科周圍（『俄羅斯土地』第三篇）

本報七月份合訂本發售

每冊定價一萬五千元

請人人推薦提倡

駱駝金筆

CAMEL Fountain Pen

新穎式樣 堅固耐用

上海……出品

高樂金筆 長壽牌

空前創製 保用終身 行銷全國 為君珍視

Carol LIFETIME

上海南京路慈淑大樓八樓八〇一號 電話九五三九二

介紹國產優良金筆

綠寶金筆

「透明金筆」 美觀絕倫 經濟實惠

Green Spot

本外埠各大書局文具店均有出售

新園地

（每逢星期二、五出版）

第五十五期

光明頌

單璐

如一羣秋虫們迎着燈火，如一地綠草們渴慕着太陽，我們戰鬥，爲了來世紀的光明。

自從燧火者宣告了他對黑暗的叛逆後，人類便贏取了眞理的火種。一代代，火種永遠不滅，照遍那處地閃爍着勝利的微笑。

可是在黑暗裏生長的虫豸們怕看見火，牠們竭力地想使這宇宙再度黑暗下去，那麼牠們才能存在，才能發霉潰爛而不致於被人指摘。但牠們不會被許可或被寬容的，因爲火，總愈燃愈明朗。

有一天，每一寸的土地上都蟬爍地結着文化的果實時，整個人類的領域都籠掩在光明的懷抱中，那時候那些虫豸便須睜着而滅亡。

不過牠們還在不甘心地到處去意圖撲除火種啊！

牠們終是徒勞的，火種蔓延着，黑暗所恐怖地統治着的空間倒底在縮小了。於是我們唱歌，唱着歡待光明降臨的讚美詩。

爲着光明，我們戰鬥着。用血汗灌溉泥土，每一朵花的開放，都和一顆星一般，帶着光明的毫芒。

並且我們也就是星。一粒粒地，佈着，如站着哨；在人和人的陰霾裏，有一分熱，發一分光，照耀，站着的地方。

光明便是這樣照結起來的。

突擊的前夜，也許星們隕落了，然而射出了更多的光；太陽來了，讓我們沉浸在牠的溫煖裏，一塊兒發光，發熱。

憂鬱的鄉土

賈明

收穫的季節

是收穫的季節了。今天，我又走在泥土築成的狹小的村道上。

道旁滿是黃黃的顏色。田野間，莊稼人都忙着在割麥。

偶然這靜的柳樹蔭下，帶來一陣長長的嘆息，是從一個挑着一担麥稈的，在歇脚的年老的莊稼人口中洩出的。

黃黃的大麥，莊稼人呵，對着黃黃的大麥，幹嗎又嘆息了。是想着這辛苦種出來的大麥，又將被像長工地主押上牛車拖走？是惦念被拉丁拉去的年壯的兒子？是担心以後餓肚子的日子？是愴恨自己老了，不中用了？

茶館

在空閒的時節，莊稼人愛在茶館上消磨整個的日子。

茶館是一張報紙，每個莊稼人就是這報紙的新聞記者，村中的消息，就從莊稼人的口中通過茶館傳出去。

往昔，茶館是莊稼人消閒享受的地方，每個莊稼人的臉上都堆上笑容。可是今天，這苦難的今天，茶館中再也聽不見嘻嘻哈哈的笑聲，每個莊稼人的臉上，都帶上一陣憂鬱的魅影：不要今天又有告示下來，再拉二十個伕子上前綫；不要再派下軍糧五斗麥子。莊稼人，都帶着憂鬱。……

黃昏了

黃昏了，雨迷濛着整個的村子，炊烟呻吟地滲出破坍的烟突。……

農夫披着簑憎憎地從田間肩着鋤頭回來，滿是憂鬱的樣子。

丈夫和兒子「出征」去的農婦，在雨中坐在河邊哭泣。

憂鬱的村子像在顫抖。……

牧童

遠處，牧童騎着牛在溜跑。

往時，我們可以聽見樸質的山歌，一陣陣的陣風飄來，然而今天，他們再也提不起這種歡樂，憂鬱同樣傳染給了他們。

他們幼小的心靈有時會懷疑：幹嗎爸爸和哥哥要被繩子結住拖去？幹嗎祖父辛勤種出的麥粒，他們不能吃到？」……

他們也一樣的憂鬱

愛與憎

肖非

要離開那工作過的園地了，
懷着滿心的愛與憎，
默默地離開那美麗的田園，
我的心痛苦得像被割裂！
這園地是我們大夥兒親手培植起來的呵！
這田園裏的每一寸土地，
每一張綠葉，都和我們相處得那樣親密。我們曾經費了幾多的辛勤，在荒蕪的地上，剷去了有害的野草，我們曾經流了幾多的臭汗，在貧瘠的泥土上施了一點肥！叫我們說什麼呢？在這沒有看見開花結實的時候，就要我們悄悄地離去！甚至也沒有告別的餘暇！

是誰把我們湊合在一起的？是什麼力量把我們緊緊地連合在一起？我們都還是年輕的孩子！然而，爲的是生長在這麼個年頭，我們是有所苦惱，有所祈求的！也就是每一顆年輕的心所苦惱着，祈求着的呀！

當我們生活在一起的時候，那樣地熱烈，那樣地緊張，就在短短的時間裏，我們已築成了友誼的關聯，即使是最熟練的工程師，也造不到那麼快！然而，風暴來了，就把我們活生生地驅散出去！

我知道，撤退並不等於白白的期待，我知道，我們要創造更多的園地，散播美麗的種子，總有那麼一天，我們可以愉快地笑，自由地生長，工作！

然而，要離開那工作過的園地，懷着滿心的愛和憎，我又怎麼能不留戀呢？

上海街頭

胡芷

這街市
自然也是路啊，
馬路上
踩得出血。
那些
不敢踏步的
在那裏
叫乎。
警察們
參着白袖管的手臂，
坐在車子裏
塗滿油膩的手臂；
他們張開
揚起，
不停地作着
周遊
和
猙獰的警告。
遇見M．P．，
他們就肅然敬禮，
妖冶的姿致飛吻；
而M．P．
斜斜眼睛
打個不客氣的招呼。
花翻而[illegible]鬼，
這些手
表示絕對的秩序。
在這路上
我們一直走着。

舞

荒原

未莊的人們

宗保

一

三月天，卻有點寒意，王鬍在土穀祠的牆根下曬太陽。他的絡腮鬍子半灰白了，這些年頭似乎老得更快些，而且更喜歡嘆氣；只去年保公所裏放爆竹，勝利了，他喝了幾碗黃酒，高興了一回。但此後又是先前的老樣子，擠緊額紋，尺半長的竹枝煙斗在地上敲一下，重重的「唉」一聲。王鬍想，一生辛勤，而老天爺還給他這個霉運，前月不幸倒下一頭黃木，趙保長又來通知說是王三中籤，要留人，就得繳四担乾穀。結果是繳了三担半，保長還說是王三常在他趙府做短工，留點情面呢。

這世界還成什麼世界？王鬍忍不住狠狠向它吐了一口痰。這三月的陽光暖洋洋的，使他老也有點焦爆了。忽然，「噹噹」幾下鑼聲乘着微風送到王鬍的耳朵裏來，「他媽的，又是要丁要糧了，這催命什麼種！」他幾乎要大聲咒罵出來。卻又彷彿要與他鬧火，這鑼聲更近更響，敲鑼的彷彿越敲越用勁，還嘶出一個沙喉嚨在叫「第五期的糧呀！不能再拖呀！再拖家裏拉人呀！」「噹噹！」「噹噹！」覺得土穀祠前這片陽光都彷彿顫抖，趙貴漢敲着鑼走過來。看見王鬍，站住了，很不自然地笑笑說：「老王，這一點糧，你總有法！」

王鬍狠狠地抽着煙，沒有回話。趙貴臉上掠過一陣惱意，但還笑嘻嘻說：

「縣裏來人啦！催得緊，沒有的要肚丁代兜」！

說着，惡意的使勁將鑼又敲了兩下，自去了。過了三斗烟絲久，王鬍正想站起身，忽見小D扶着拐杖，一步一挂地來，額上暴露着青筋，大聲咒罵着，似乎和誰吵過。

「媽的，小鬼欺城隍，老子當七八年兵，受黃毛小子的氣！」他走向王鬍身邊來，原來他剛在路上和趙貴鬧了火。

「這龜兒子，他老爸趙白眼留下十幾畝水田，都記在趙秀才簿上了！一身光棍，當一名走狗，活靈活現地，媽的，日本人在的時候他敲鑼，現在還是他敲鑼！」王鬍的唾沫在鬍子裏飛出來；實在的，這小子他最看不順眼。

「媽媽的，老子打了八年戰，打掉一條腿，指望勝利後過個好日子，却不想成個廢人，誰也不望你一眼，還受淸膽氣」！倚在牆上，卻用拐杖敲着地，小D發着牢騷。

「他們當漢奸還不是更好，誰勸他們一起，現在又自家打起來了；抽丁抽糧，就只苦我們窮人最苦」，老王，你家阿大算是白死了，拚了八年命，究竟爲了誰？愛國，人家當漢奸的比你肚更飽……」

「唉！」王鬍的烟斗在地上沉重的敲了一下，遞給小D，他小D正用破軍服的袖子揩去額頭冒出來的汗，於是這尺半長的烟斗成一斜直綫的形子，在牆上逗留一會兒，才縮到小D的身影裏了。

二

許多人聚在酒店門口，有誰挑着穀經過要到保公所去，總要停留下來，爲乾穀王惋惜，向「他媽的」痛罵一陣，才挑起走去。這好多人就像在等候訴冤，然後同情跟着痛罵一通。又時而看細縛着的人，被保丁押着走過，都大抱憤慨說：要他的命麼……

此地此時，就是未莊民情的所在了。

「還我阿寶來……」忽然一聲撕裂地悽厲的叫喊，直叫人絕了一陣寒慄，雖然這聲音是熟悉的，又是那瘋婆子。

「殺人呀……」一個又瘦又黑的老婦人跛着小脚急速向保公所走去，灰白的頭髮像茹亂又稀疏的枯草，一邊揮着只皮連骨的手臂：

「天老爺，白日裏殺人呀……」

這又尖又悽厲的叫喊，直穿進人的心底，酒店門口都輕輕噓氣。

「瘋了，溼婆子……」

「兒子在路上被拉去，想她回，却這搶斃了，有三個月身的媳婦跳了河，叫她還不瘋麼……」

有一個低低說：

「剛才保長還叫人挑了她家僅存的二担穀，說是死絕了不打緊，糧是拖不得的……」

誰都又憤又驚的噓氣起來。

「這年頭還做得人麼？前村一個廿歲的獨子中籤，他老娘却用針刺瞎兒子的眼睛，但自己又害得發瘋，一家子是完了，但總算都死在一起……」

「日本鬼子沒有了，還打伙幹麼？」一個還很孩子氣的伙子問。

「幹麼？沒有打趙家怎樣大富起來？日本人的時候抽丁抽糧，他家代辦，往私家裏刮，現在抽丁抽糧也刮……」

「趙家當了縣長，」一鼻孔出氣，更得勢……」

「聽說，」忽然一個沉了聲氣，嚴重地說「聽說××萬要叫我們窮人翻身，××不允，這樣便打起來，本來窮人是會勝利的，但××有美國做靠山，窮人就困難了……」

「美國？有原子彈的？」一個喫驚地說。

（一）

推用國貨

請用：

關勒銘金筆

掙鬥二十年 忍痛再犧牲

創業二十周年紀念

今日起特價一個月

即日起．購

關勒銘保用金筆

每枝特價九萬元

並贈（沖皮鍍邊）精美手冊一本

保用 關勒銘 金筆

全國各地書局文具公司均有發售

歡迎各助學會代銷

關勒銘金筆廠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二十二號 電話：九二八八九